



崖州名将王焜行状

蔡明康 文/图

作战西南 收复失地

王焜，崖州北厢（今三亚市崖州区崖城）人。明季诸生。胸中甲兵，作战西南，杀敌致果，收复失地，表现出他的军事才能，后以军功被桂王朱由榔授总兵，掌管南明武装力量。一门忠烈，他是抗清英雄王应桃（焜父，清军杀害）的将门虎子。

公元1646年，得其父抗清死讯后，集国恨家仇于一身，满腔忠诚，便毅然投笔从戎，只身北上广东肇庆，投效桂王——明永历皇帝朱由榔从军入伍，鏖战沙场，常以汉代马援的“马革裹尸还乡”的精神而自勉，身先士卒，统领兵马，与强大的清军在大西南迂回作战，以泰山倾于前，脸不变色心不跳的敢死精神，转战云南、贵州、广西、广东和湖南十多年，收复了清军占领的大片失地，才使朱由榔得从广西南宁还都肇庆。

公元1648年2月，王焜在西南各方的有力支援下，打了许多漂亮仗，重新夺回重镇，因此便震惊了清两广提督李成栋、广西提抚耿献忠，反清复明，改变了朱由榔日前草木随风，一败如水，东躲西藏的动荡局面，从此，桂王政权得到了十六年较长时间的稳定。

公元1655年，三王内讧。三年后，孙可望反明降清，因此，清兵分三路攻陷云南、贵州，西南大后方被清军占领。此时王焜援兵救主受阻，李定国在惊慌中保护朱由榔从云南逃入缅甸，为老国王葬达收留。多少回梦里挑灯看剑，然而南明大厦将倾……

公元1662年，吴三桂带清兵攻入缅甸，缅甸国王莽白，将朱由榔当作礼物交给吴三桂带回昆明勒死，从此，南明皇统彻底灭亡。

王焜忠贞节烈，正气冲天，誓死复明。因此便在同年7月领着残部，离开大路，向荒野开跋，始从云南经贵州，入湖南抵广西钦州，再到广东雷州沿海，效死文天祥“过

零丁洋”的民族英雄正气，以大明兴亡为己任，率领三百名士兵，寻船过琼州海峡，最后终于回到了他自己的故乡——崖州，跋前踬后，心力交瘁，去做他的反清复明旧梦……

扎兵黎寨 烧旗曲沟

越三亚市往西行，约五十华里，便是当今风靡世界的“天涯海角”著名风景旅游区。潮起汐落，到这里赏心悦目的国内外观光游子们，可谓莘莘、济济、芸芸。然而，曾有几个能够想象得到：同是这个人世间胜境，溯源退溯三百多年前的风云变幻，另辟一个沧桑。此处还是泱泱华夏的“贬贤逐囚”之地，“天涯海角”还是古崖州最偏僻、荒凉、生度过鬼门关的代名词。

清朝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岁末的一天，一支仍打着明朝旗号，近三百名身穿汉饰的队伍，踏着满目疮痍的土地，披着呼啸的海风，顶着拂晓前的黑暗，兵不喧、马不嘶、悄悄地开进了这个黎村安营扎寨。这支队伍，几经浴血奋战，士兵十分疲惫，知己知彼。王焜面对百倍、千倍于己的失望的敌众来势，而领这支民族精英兵士去苦苦拼搏，只能是以卵击石，甚至起不了杯水车薪的用处，因此，他只得一面神出鬼没地悄悄驻扎下来，一面准备继续与全国反清力量取得战况联系，再度举义起事。

这支队伍在“扎兵村”潜居期间，纪律严明，兵士从不骚扰黎民。王焜亲率部下垦荒种田，解决衣食日需。然而，眼前大势已去，明室天下断非这二百多名散兵游勇所能挽回，只得一番哭祭之后，忍痛解散部下士兵，规劝其各自归里耕作生息。而自己更对天可表耿耿忠心至死不渝。解甲归田后，仍“生为大明人、死为大明鬼”誓不复为清民。

据说，他当时抱着明朝的旗帜、印信、官服、绶带，一边仰天长啸、痛哭，一边沿着

角岭小溪，来到“天涯海角”东侧，在一条深山沟里，将旗、印等明代遗物一一焚烧，而这条亘古无名的野山沟，便是今天人们争相观光的“烧旗沟”。因为王焜曾在这里驻兵，这个小小黎寨同时也改称为“扎兵村”，这就是今天的三亚市天涯区扎兵村委会。

进山终身 不入城市

《崖州志》载：“桂王亡，怀印归里，遁迹黎岐。筑室水北，终身不入城市。”（《崖州志》·艺文志三）载王焜诗，现录如下：

回崖弃家入山隐居作
王焜
寻幽学懒结山庵，
得避红尘哪怕岚？
满目云山青带白，
一湾溪水绿拖蓝。
林花香细堪供饭，
野鸟声奇好赠谈。
寒谷阳春应有脚，
操觚自酌又何惭？

“烧旗”之后，王焜再三谢绝了当地黎胞的挚情挽留，毅然投入从山峻岭的怀抱，在重冈迭峦间寻寻觅觅，这个大自然骄子，终于发现一片山高山林幽溪流长的危崖，峭岩狰狞，怪石如虎，确是个离群索居的绝佳之地。于是，他便就地伐竹、砍茅、搭寮结庐，名曰：水竹居。在嶙峋怪石间垦荒操作，过起了“刀耕火种”的孤寂生活。岁月悠悠，情怀依旧。激情时高歌当哭，兴到时冷月弄影，经常以身为明代遗民而自豪。据《崖州志》载，中秋晚上，长空乌云，他却登上一株巨树，横卧在树杈上，仰天咏诵：

阴霾久障中天月，
此夕中秋月复盈；
皎洁一轮天下照，
从今不改万年明。

对光复明朝大业，耿耿于怀，表达了遗

臣的一片孤忠。

清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国势大定，曾使崖州知州李应谦先后两次派员，执诏进山，招抚王焜出山勤王，且许以高官厚禄，均遭王焜一一拒绝。最后对清使者当面对立誓：明臣王焜，此生有口不食满清统治土地生长之粟，此生有足不踏满清辖置阡陌之路。从而，彻底、干净地将满王朝的“招抚计划”抨击个粉碎。

王焜不仅铁骨铮铮，而且是个‘言必信、行必果’的刚烈志士。驱逐清使之后，在耕之余，他几乎风雨无阻，朝夕不辍地出现在往返垦耘的必由之路上，或用石块、或用岩片铺近垫远，一一重新筑砌起来。从此，他便以‘种自己的田，食自己的粮，走自己的路’去维护一个明朝遗老的尊严，来保持自己高尚的民族情操与气节，直至溘然长逝。这里再引王焜一首《山居述怀》，也不难想到当年的景况：

“手扶筇杖踏棕鞋，
回首沧桑命亦乖。
有饭时餐啖菜蔬，
无油夜点照松柴。
随缘白发身期健，
到处青山骨可埋。
漠然寂寞嗟我矣，
淡淡寂寥旷我怀。”

王焜的后半生，虽然逃避了清室明野的羁绊，甚至未踏近崖城一步，一直置根于当地人民的心田之中，从未与‘穷山僻壤野人家’间断过友谊。王焜的品格、学问、道德深为当地人民所钦佩。王焜死时，撒手荒山。当地人民为了让他们心目中顶天立地的英雄继续完成未竟的遗愿，也许更重要的是，为了忘却的怀念，为了后来人的景仰，便将王焜遗体装殓入大木棺中，并且高高悬在他生前最常登临的一棵大榕树上。危崖峭岩凌空欲飞，使这位崖州史上的代奇人，永远、永远地脱离他所厌恶的清朝统治的天下！

吊棺岭·吊棺树

古崖州崖城的宁远河北岸，有一个山高林深溪流长的幽静佳境，其间峭壁奇岩兀立，凌空波翅欲飞，踞威临险，鸟瞰风云变幻的大千世界。

三百多年来，当地乡里百姓称它为“吊棺岭”。岭上有一株鸦噪三匝夕阳落的大榕树，人们呼之为“吊棺树”。究其岭奇，树奇，名亦奇的根本缘由，原来是当时这里曾经生活过一个名叫王焜的奇人，而他的脚印，至今仍在这方岭石、溪、树上闪烁着神话般吸引人人入胜的光彩，踏出一串扑朔迷离而又发人深省的坎坷道路，遁迹深山，自种自给，死后棺吊树上。

口传耳闻，崖州名将王焜昔日的“吊棺岭”就是今天三亚市育才乡驻地，而“吊棺树”则在乡政府西边的地角上。

这棵大榕树，是清初“吊棺树”枯死后生长出来的“传人”。沧海桑田，地老天荒，根往下扎，枝往上长，汲取大地的营养，积蓄向上的力量，才慢慢地长出了今天这棵老根纵横满地爬，干上生干一树攀，铺天盖地的撑起了一个绿色的世界，因此它被乡民称为“育才榕厦”。

听前育才公社老书记简兆祥说，从上世纪六十年代起，“育才榕厦”便真正意义的成为公社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公社的文艺演出，都是借着这间自然“榕厦”去完成的。

笔者深深的记忆，1982年10月，曾借时任共青团崖县（今三亚市）委书记孙治福，率领县文工团，到育才公社宣传农村中心工作时，我经借助其“育才榕厦”，在这里学走台步。

“育才榕厦”，是崖州名将王焜荷恩乡里留下来一身大义凛然的志向和一份崇高的精神境界，所有这些高贵品质，都是值得我们今天应该学习与发扬的。

书讯

徐国良《兵行天下》出版发行



近日，军旅作家徐国良的散文、随笔集《兵行天下》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徐国良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中国大众文学学会会员、原解放军大校。2004年以来，他先后出版了论说公民伦理道德的散文、随笔6部，特别是《德行天下》，在全国读者中产生了广泛影响，引起众多媒体关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文艺报》《中国出版》《人物》《海南日报》等报刊多次评论褒奖，其作品先后30多次在军内外获奖。本书是他“行天下”系列的又一新作。

本书收入散文、随笔60篇、近30万字。抒写了他和他的战友们戍边卫国的感人故事、思想情怀和精神品格。每篇文章都是他自己的亲身经历或见闻，感人肺腑，催人进取。书中虽无惊天动地的叙述和顶天立地的英雄，但徐国良以军人写军人，用平凡的故事告诉人们什么叫军人？什么是军魂？什么是军人的担当、大义和血性？全书充盈满满的正能量，给人们带来了不少精神震撼和心灵启迪，从而赢得了军内外读者的点赞。

徐国良以军人写军人，毫无夸张地表现了当代军人的理想、精神、胸怀、品格，甚至情感纠葛。血肉丰满，活灵活现，淋漓尽致。阅读这样的文字，聆听这样的故事，使我们仰望到中华民族精神世界的灿烂星空，看到了照耀我们前方的灯塔，给我们的心灵带来启迪，精神带来震撼，催促我们奋勇向前，不断修正自己的人生航向。

在此之前，我读过徐国良的道德系列丛书：《德行天下》《诚行天下》《度行天下》《美行天下》，还有正在出版的书籍《爱行天下》。全是徐国良在繁忙的军务中，燃烧军人的激情逐字逐句写出来的，坚持了40多年。因他对文学的虔诚、执著、刻苦，收获了数百万字的专著，也收获了读者对他的尊敬。

这就是《兵行天下》和道德伦理丛书的现实意义和美学价值，我们应该面对它的作者，举手，敬礼！

老兵的抒写

文柱 辉

三月初春的晨光罩着窗棂，清新空气幽进书房，楼下隐约着英语的朗读，还有少年上学的脚步，母亲拍哄婴儿的呢喃。整个三亚、海岛，乃至中国，都被祥和、恬静的氛围浸染。当代人享受着父辈、祖辈难以享受到的和平。我在电脑屏幕里读完老兵徐国良先生的书稿《兵行天下》，再望窗外悄悄开放的花，静静生长的树，晨练的老教授，匆匆走向教学楼的大学生。所有的这些，都与徐国良和他的战友“梦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枕戈以待，随时准备奔赴疆场有关联。由于徐国良和当代军人胸怀“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忠烈、肝胆，才争取到我们的国泰民安。

曾经也是军人的我，从《兵行天下》的文章中，从眼前这幅和平画面的背景中，听到了战马的嘶鸣，枪炮的轰鸣。这些久远的厮杀和壮烈，这种长鸣在大脑里的战争画面，只有军人方能感受。

青年时期的徐国良满怀“投笔书生自古有，从军乐事世间无”，“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的理想，向往“金戈

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战场；期望“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的荣耀；崇尚“马革裹尸”的壮烈，毅然奔向军营，寻求建功立业。

但是，徐国良和当代军人清醒地认识到：和平年代，哪个军人都难以享受到“马嘶大地山河壮，旗卷长空日月明”的壮丽和荣耀？只有随时做好战争准备，拥有强大的足以和强盗抗衡的军事力量，震慑贼胆，贼人方不敢轻举妄动。军人的价值不仅体现在战场的厮杀，也体现在和平年代的默默奉献，能用战力制止战争，是对军人的最高奖赏。

因为，凡是战争，无论正义还是非正义，无论胜者败者，最终遭受杀戮和灾难的都是人民，都是我们人类赖以共同生存的地球及万物生灵。

于是，他汗水当酒，苦累当馨，摔打硬功，磨砺软功，只盼“万里赴戎机”，“会挽雕弓如满月”。

徐国良从军四十年，是镇守祖国南疆四十年，也是胸怀厮杀却始终不得厮杀的四十年。

《兵行天下》记录了徐国良从普通士兵到大校，一步一个脚印的成长过程：当战士时下粪池掏粪，忍受恶臭的沼气；当班长时，十天练就爬杆技术；当指导员时，长年坚持睡班排，与战士同训练同劳动，身先士卒；当团政委时亲率部队抢险救灾，一夜行军八十里；当警备区政委时，率先改革干部提拔制度，使基层官兵有了千部提拔的推荐权、表决权，增加了干部提拔的透明度……

《兵行天下》里还有南疆将士驻守礁岛的艰苦生活，寂寞困苦自创舞蹈，卫疆军人警惕入侵我国领海的贼人，宣示我国主权的战斗故事；有军人家属守空房睡凉床，替军人孝敬父母抚养儿女，全力支持亲人保家卫国的奉献故事；有海南军人宁苦自己不苦百姓，节省粮食救济百姓的爱民故事；有驻地百姓拥军爱兵，全力支持驻军的感人故事；有徐国良颂扬战友，怀

念战友的深情故事。

徐国良的文字，展现的全是忠烈、雄莽、伟岸、不屈、天职、奉献、勇敢、牺牲，也展现了军人的亲情、温柔、责任、体贴；徐国良的文字，充满刚烈美，牺牲美，豪壮美，沧桑美，也充满了亲情美，人性美，心灵美，自然美。他的作品尽管还粗粝，还不精细，但都洋溢着毫无造作的真情，没有雕饰的质朴，远离圆滑的棱角，朴素，自然，纯真。读起来如大碗饮酒，高岗振衣，肝胆开张。

《兵行天下》描写的全是原生态的故事，描写的人物全是原生态的人物，都有着高贵的心灵，富有牺牲精神和纯洁的人格。无论主题还是故事，都纯净、暖心、明亮，传递着真实、善良、大爱，彰显着利他主义的优秀人生观、价值观。

我一直认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优秀的群体就是军人！

徐国良以军人写军人，毫无夸张地表现了当代军人的理想、精神、胸怀、品格，甚至情感纠葛。血肉丰满，活灵活现，淋漓尽致。阅读这样的文字，聆听这样的故事，使我们仰望到中华民族精神世界的灿烂星空，看到了照耀我们前方的灯塔，给我们的心灵带来启迪，精神带来震撼，催促我们奋勇向前，不断修正自己的人生航向。

在此之前，我读过徐国良的道德系列丛书：《德行天下》《诚行天下》《度行天下》《美行天下》，还有正在出版的书籍《爱行天下》。全是徐国良在繁忙的军务中，燃烧军人的激情逐字逐句写出来的，坚持了40多年。因他对文学的虔诚、执著、刻苦，收获了数百万字的专著，也收获了读者对他的尊敬。

这就是《兵行天下》和道德伦理丛书的现实意义和美学价值，我们应该面对它的作者，举手，敬礼！

